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一

稽奏議

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乞募兵劄子

乞于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肢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肢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

不王伯者不得不伯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
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于河北陝
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
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
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關以孤軍入
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于和宰相失
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
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
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途諸郡既

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
兵民之意反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
人且許且戰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謫詐以講和不為
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
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
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
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
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
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

卷之六十一
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
康未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
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
大河西山自多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
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額
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
萬家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
津每郡計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
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

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
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
建自使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
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
北為多然所以處之策亦無以過于此者臣愚欲
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
臣僚中有才畧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
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
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

糧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
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
必自此始猶捍水患以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
虞禦盜賊于門牆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
至也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生民且將歸怨于朝
廷強壯狡獪者反為金賊所用其將何良策以待之
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于此伏乞陛下
睿斷不疑特從所乞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熙咸豐時內外禁卒馬
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缺額三分之一失于
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
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于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
路禁軍往來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几
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于田畝之間
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眾環繞畿甸不得毫髮
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
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于

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
今期秋不遠理宜揀擇留之屯兵沿河要害之地則
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
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項背相望于道路亦有
才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于何所
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
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馬高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
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需莫若取財于
東南募兵于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

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
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
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
穀以為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
給六宮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
奉今六宮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
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
費外一切裁捐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陛
下募民出財之令降旨委官措置于京東京西河北

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師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三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莫夫起烏合之眾暫聚優復撤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京、東、京、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眾而陝西、秦、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于數路募兵于

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健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遠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每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其招填等伏例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才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

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師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三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與夫起烏合之眾暫聚優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京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眾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于數路募兵于

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健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遠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每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其招填等伏例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才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

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于合屯泊去處
駐劄其不及等伏人等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
廂軍餘依新降軍募兵指揮施行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于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
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
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
珠玉為事因無良馬馬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
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

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
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
者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
縣括馬之未為屬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
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網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死
損過半合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
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
買之令靖康末金人犯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誅族
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

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馬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將官校不得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育馬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于沿河沿江沿淮地方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裡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勘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宋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

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
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
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軍邊防以擾腹心之地
盜賊來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
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
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捍頭目勢理然也救其弊而
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
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
勢尊矣臣愚乞于松江沿河沿淮置帥府要郡府帶

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
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
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
假之權將佐僚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
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
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
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
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大名府要郡開德府次要郡濱州永靜軍

京東路

帥府青州要郡襲慶府次要郡沂州維州

京東西路

帥府東平府要郡濟南府次要郡濟州

京西北路

帥府應天府要郡濮州次要郡單州

京西南路

帥府河南府要郡蔡州次要郡汝州陳州

帥府鄧州要郡隨州次要郡房州均州

永興軍路

帥府襄陽府要郡唐州次要郡金州商州

淮南東路

帥府揚州府要郡宿州次要郡泗州真州

淮南西路

帥府壽春府次要郡舒州

江南東路

帥府宣州次要郡饒州信州

江南西路

帥府江寧府要郡江州次要郡池州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 洪州 要郡 虔州 次要郡 吉州 撫州

荆湖南路

帥府 潭州 要郡 衡州 次要郡 永州 道州

荆湖北路

帥府 荆南府 要郡 鼎州 德安 次要郡 復州 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府 平江府 次要郡 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明州 次要郡 温州 處州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二

奏議

擬團結新軍揮指

乞置賞功司劄子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乞教車戰劄子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乞脩軍政劄子

臣竊謂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為衆聯屬

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
之聯教閱則有戰陳之制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
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城則有號令之威上下
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其逃亡潰散者
必誅搔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
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用可也國朝軍政最
號嚴明白童貫高球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
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相攻擊甲冑五
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城號令之威不

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
心兵將取于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遮相觀望而初
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
誅矣浙東之役其擄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騷
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厮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
賞以收身不到為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
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
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
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

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亦著則
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劫之漸非一日
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
散者反招集之此風習既成以為常則有不可勝誅
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
一日也夫用兵驅之于死地者苟非畏我過于畏
敵退有生理退而必死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
成却敵之功哉為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
團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至二千五百人為軍部隊

將統制官遞相臨制者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
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
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
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摠為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
入皆依新制草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
捍禦鉄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鬪刀而以射敵中的
者為上智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
為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
鍪金甲卒伍多不肯彼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

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而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城號令雖出于臨時而信必在于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于甲令而勢不容不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選精而預設之使其思威素行于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五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

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鬥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于行師之際而盜博鬪毆飲酒至醉拋棄戈甲藏匿婦女脅取財物扇搖惑衆並行軍法則搔擾亂羣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中有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

伍將佐開報具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
落違者重置于法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
急務當以次施行者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
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
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
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治今日法不行
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人
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于凍餒故難活其言極
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于所以養

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脩改軍政
合行各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五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
同保以五人為伍內推一人為伍長五伍二十五人
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一百人為前後隊差隊
將正副二人五部五百人為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
部二千五百人為軍差正副統制官三人伍長以承
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

將節級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將勇能萃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濶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雄黃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隸掌于御營司有事故逃亡並即時申報差人

補填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官押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即時申報換牌舊者毀之團結訖具數申御營司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乞置賞功司劄子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于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于一日之間非有

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効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加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于此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廝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見童貫推燕山賞案沓及于朱勔父子并其婿如知秀州同審言皆未嘗從

軍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統司既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遂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攘矣又賞功散于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于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叛塞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于中軍先遁而十五萬眾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

卷之六十一
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為常靖
康之節雖驟賞力戰如鄒處節之軍斬梁方平張師
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
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敗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
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
司專差人役承行應有戰功者併令將帥所轄官盡
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隸籍承受據功效
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
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斥罰因而受賂者依軍

法即有冒賞而不賞者許入告推治改正元保明官
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逗撓奔北之人必誅別
立約束行下庶幾乎士卒孚信舊弊漸革取進止

乞令諸路郡縣增脩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
堙圯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于百里之
內蓋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
甸諸邑洪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南城壁以防金寇
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

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
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淮江之
間州縣往々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
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梁貨財不可
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糧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是
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
利豈榮也哉宜並命諸路州縣以漸增脩城池器械
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于甲冑軍械之屬類多缺乏
州縣非止一處亦宜立身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

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
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
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草車三百
乘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
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
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
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而便于事而已金人

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
不足以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
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
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
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
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
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草雙輪推草則輪轉兩草之
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
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于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

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各四枚上
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
鉄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
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四五人
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
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旁兩重行、五人凡遇敵
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
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
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

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一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于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直曲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鈞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宮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

伐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聞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人之用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金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呈聖覽乞降下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接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俾倘有警聞敵聞風而退矣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于陵者安于陸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于性成也騎兵施于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楫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元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走聞風聲

鶴渡皆以為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弛弓弩下運艦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殺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渡其形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胆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于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創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

人豈能遠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船軍

凌波軍

欲于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沒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旋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之人其施教自用正分兵布戰船依新降教閱外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于廩祿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必不如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于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協厥中則何以為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侍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廉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

舊改為推判官武臣條具負額除見領軍職及團結
新軍置正副統制官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負如此
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負為額屬官
減半提舉香鹽茶礬司并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
刑獄司屬官不得過一負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
判兩負處止置一負以司錄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
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官錄事司
戶司理叅軍添差監當官並罷縣萬戶以上置丞不
滿萬戶者罷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矣三省樞密院

人吏員額及轉官之法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
負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一應宰執子弟帶貼
職及待制以上益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執俸祿及
現任宮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祿並減三
分之一如此則廩祿節矣省冗員節廩祿以濟一時
之艱難俟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
豈曰厲已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
旨三省措置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二終

其... 卷之六十一

其... 卷之六十一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三

奏議

議巡幸第一劄子

議巡幸第二劄子

乞減上供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乞籍陝西保甲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

教閱劄子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鑿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四方以行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

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加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仰竊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祖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是耶將左右大臣密

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意果以為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其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福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脩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于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于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

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于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已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官害吏屠陷城池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兩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百世之後中智之士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閔

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缺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南陽之地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閩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夙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荷陛下之臨幸事機之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進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啟行由陳蔡唐以趨

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棄忍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河憚而不行也臣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當權時之宜駐驛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

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宰執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勝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高祖雖累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

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
勅敵爭勝負豈不可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
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才數十里
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
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
德中契丹以數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
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
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
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勁敵其實皆中國失策

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
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
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
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
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蜂
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制將何以待之且今
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
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
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

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熟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病疾物故者三之二而為之存者無_凡此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驛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盜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鑿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

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處之伏望陛下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區、孤忠勿為群議所惑天下蒼生不勝幸甚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臣伏以祖宗取民者有常制供于國者有常數州縣寬俗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于是設法以取之益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糶無錢可敷至于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者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

湧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几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是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為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之初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數之外加數以取民如江東湖南北有至于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賍吏又因

緣為奸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于无額以十分之三留在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置于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畿京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與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

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于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于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于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伏望陛下降旨三省樞密院措置條具施行乞脩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滴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宗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于御

府以為玩好宴遊賜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擾攘如此則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損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固陋就簡內之掖廷用度甚尠外之官吏廩祿裁減亦微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都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私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

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肢也橋澤肥瘠通為一體然後可為况艱難之際實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三省措置施行乞剗刷官田做弓箭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民有事則為軍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

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北弓箭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為牧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挾輔故弓箭手雄于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弓弩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多最如所謂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

剗刷用弓箭弓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之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臣愚不揣冒死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諸路幸甚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

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

提舉官揔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未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于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數困于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三千五百人為軍一差

正副統制官揔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西東京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識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于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如得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

際圖回事業雖才智無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于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至于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私趨私為得計于國事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久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于已動為身謀不

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及加于頸而後知益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旅也范祖禹有言大避害求利者小人之常也利于己而不利于人則為之害于國而不害于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害于國則亦害于家不利于人則亦不利于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于國家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于朝廷而小人嘗得忘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

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于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不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勿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哉起中國之功哉陸人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于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四

奏議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乞罷第二劄子

乞罷第二表

乞罷第三劄子

乞罷第三表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賀天申節表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天中節功德疏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謝移澧州居住表

大行隆祐太君崩慰表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早間留身奏事嘗具誠懇干冒天聽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濶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蠢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時加識擢起于江湖之濱任以宰揆之職人言紛：睿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

報風夜匱勉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消弭內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奏事左右復致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迹冒處寵榮之先趣操既久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

道有所不可臣則豈敢虛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于今月之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候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任伏奉詔答不允者冒貢忱辭祈歸政柄曲頒恩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胆之誠再進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謝中臣聞明主用

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敢冒君復念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自為莫答邱山之賜浸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愛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畧遠圖則以為迂濶廷諍大議則以為擅專屢嘗借筋而謀實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之期猶敦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

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
明運之乾健策騏驥之逸足捐樗櫟之散材則能否
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忝既不虛任天下之責
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
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二劄子

臣適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除一在外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賜
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仰荷天恩第深感泣伏

念臣來自疎遠誤沐睿知事功無毫髮之稱罪戾有
邱山之積自揆力小不足以任重且慮位高必至于
蹶顛仰無以副陛下委任之恩俛無以行微臣欲為
之志竊自慚懼求即退休方虞斧鉞之誅反荷寵光
之逮載惟冒昧彌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憐其孤忠
照以睿知察臣非敢輕于為去就憫臣實有所不得
已而然斷自淵衷許從所請則端揆之地不至于妨
賢駕蹇之姿得容于養拙異時驅策誓極糜捐臣現
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二表

臣綱言已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
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
精意格天能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難奪之心
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異于矜從
中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于論相宰相之宅百揆
無大于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才為急所
以蕭何之于漢必薦韓彭有若房杜之于唐亦推英
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

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業辟相望高山大
川蟠互交鎖風氣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
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脩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
奧可寧機會在于一時功修收于百倍力陳至計用
契淵衷劄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傳亮為二帥所
建議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搃戎于建炎之
初有大將之規畫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齋壇既登戎
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腹心之間樞庭降旨以
沮所者踰十年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祇事同戲

劇人為咨嗟而臣備位宰司謬膺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為蓋專于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于愛君特許罷于政機俾得歸于田里誓堅既節仰答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三劄子

臣再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後殿起居奏

事及赴都堂治事仰荷隆恩之厚第深感涕臣竊以人主之任人莫大于用舍人臣之事君莫大于進退可則用之否則舍之無所容心者人主之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敢失義者人臣之節也方陛下斷自淵衷力排群議而用臣必以臣為可以寄天下之安危圖天下之事業以濟艱難豈特欲臣雷同取容以充位而已哉今者以謀事則近疎而與衆不諧以薦才則乖忤而為衆不喜諧愬之言既至罪戾之跡日聞欲求協濟蓋亦難矣陛下將為用之是不若捨

之為愈也方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蒙委任之重不自知其淺陋欲盡犬馬之力以圖艱難豈敢辭難苟免為一身之計哉今所指摘之者其發既巧沮抑之者其言益彰辯直解紛之不暇求欲建非常之功于繩墨之外蓋亦難矣與其強顏以妨賢路是不若退之為愈也伏望皇帝陛下審用舍之權而使臣得全進退之節俾遂所請罷臣宰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或許守本官致仕使得稍逃官謗養疾邱園保全晚節則臣仰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捐軀之報其必有時

臣現居家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已再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綈禮當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淚交零中謝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雨以腐儒而設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才賦命窮奇殆將天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為適當雲起龍

驥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機衡被
宸章有志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訓特
眷知之有素忽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為皆成罪釁其
進銳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
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
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
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
止之戒敢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
誠曲矜深懇俾退避于賢路以保全于素心大馬之

戀無窮徒深跼跡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
表陳乞以聞

謝罷相除觀文閣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方印綬方
虞譴責之嚴退即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秘
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謝中伏念臣人微學陋志
廣才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盡飭不
足療饑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援非常之選代大匠

斲已血指而汗顏躡衆後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
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
妨賢不苦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
舟雖有慙于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于孟軻孤忠自
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
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天
馬悲跡遠于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于魏闕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奉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

即明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荷恩深厚感極涕零謝中

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躡英俊
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
知特達思圖報于涓埃謀已濶疎曾莫虞于機穽雖
嘗身退尚致人言願瀝血安能用心雖擢髮不足數
罪睿智有察覆載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
之善地姑錫祕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
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隳察臣孤危本

緣慙直時曲憲章之峻俾沾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
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思輝所臨
但奏葵藿之志

賀天中節表

臣綱言伏遇今月二十一日天中節者星虹樞電協
帝王震索之期福海壽山繫臣子依歸之願矧嘗叨
于宰輔特仰被于春知申頌堯年彌深封祝謝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齊聖日躋紹隆烈祖之丕基振
起中興之休運誕彌厥月實開長發之祥壽考維祺

宜膺天保之報而臣比緣罪戾拘繫江湖殿陛稱觴
莫造鴛鸞之列雲天在望徒傾葵藿之誠

天中節功德疏

右伏以里社鳴而聖人生允協千齡之運應龍翔而
霧雨集成傾四海之心輒輸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
算皇帝陛下伏願丕圖永固寶歷長新萬壽無疆振
中興之大業一人有慶底庶國以咸寧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

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病連年走江湖者萬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謝中伏念臣學不足以為已而欲推之以為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推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于顛隳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于遣斥仍曲荷于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為燭所寶者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僻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各情同鳥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

伸肯慕湘纍之狷介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臣網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負釁投荒已荷聽還之賜棄瑕錄舊更回寵秩之頒仰佩恩光益深感涕謝中伏念臣賦才甚陋造道弗優適當艱難多故之秋誤蒙考爰非常之選進乏扶危持顛之策以為國退無防患寡過之術以保身屢致顛隳有幸眷遇謫墮江湖之上茫如醉夢之中嶺嶠逾年瘴癘為群于魑魅海島萬里風濤

几葬于鯨鯢得返中州特緣大需幸丹書之初削豈
舊物之敢期綸綍既行士夫改觀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以道建極與物為春乘六龍以御天奉三無以勞
世察積毀之銷骨曲賜保全念向隅之可悲每加矜
惻致此孱庸之質亦沾甄叙之恩臣敢不滌雪前非
激昂晚節山林待盡邈無就日之期畎畝愛君彌切
後天之祝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

謝恩祇受訖者鯨海聽還方棲遲于故里琳宮得請
遽叨沐于湛恩拜命若驚撫躬增愧中伏念臣斗筭
小器章句腐儒當艱難多故之秋有特選非常之遇
力薄任重宜自取于顛隳罪大釁深每曲蒙于覆護
方且涵泳恩波于太山巉巖之下更獲寅奉仙聖于
珠庭真館之間坐糜廩稍之優顏之厚矣願修香火
之報天寶臨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仁
天覆奉三無以勞世用舍何心憫一夫之向隅保全
有道致此桑榆之景獲沾陶冶之公臣敢不洗濯前

非激昂晚節抱疴養拙未從溝壑之捐就日望雲彌
深歆畝之憂愛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三日伏覩尚書禮部符四月十五日
大行隆祐太后崩逝者棄養榮于東朝頒遺詔于南
國凡曰臣子孰不哀摧臣綱誠悲誠痛頓首頓首伏
以大行隆祐皇太后毓德明柔秉心淵懿正坤儀于
元祐之日復椒房于建中之初薦歷多艱蓋將有待
當張楚僭偽之際力主奉迎迨苗劉變逆之秋曲加

保佑功在社稷澤被蒸黎雖高前古母后之風未享
萬國歡心之奉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徒聞往哲之言
以小疾而遽返其真莫曉高窮之理恭惟皇帝陛下
性敦仁孝念軫艱虞慎終之興加隆報德之心罔極
帳仁遊之浸遠悼慈容之莫追願少抑于至情以永
膺于多福臣限以在遠不獲躬詣闕廷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五

奏議

辭免荆廣湖南路宣撫使奏狀

辯謗奏狀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謝差中使宣傳撫問降賜茶藥表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補曹
成奏狀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伏奏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軍州事填見闕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伏念臣迂愚鄙質初無才能當建炎初蒙陛下起于閑廢之中付以機柄之重備位宰司兩月餘日曹無毫髮之補負罪已深雖雪乞身以退人言洊

至謗議沸騰自取顛躋屢濱于死仰賴睿明察其無他終始保全卒因宥殺得歸中州繼復職秩竊祿宮祠誠為僥倖伏惟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蒙大恩湔洗前愆棄瑕錄用進職秘殿委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顧臣何人罪戾之餘乃當此選所宜黽勉就職竭盡疲駑以圖報稱而臣累年以來遭罹憂患深涉瘴癘之鄉疾病交攻氣血衰耗心志不寧動輒驚悸加有重膇足弱之疾行步艱難使當方面之寄深慮處置顛錯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

旨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閑散尋訪醫藥養疴山林其時稍安蒙被驅策不敢辭難誓極糜捐以酬洪造所有告命未敢祇受現寄納福州軍資庫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辯謗奏狀

契勘臣蒙恩除前件差遣起于閑廢之中授以方面之寄仰荷聖德第深感泣竊緣臣昨于建炎初丐罷宰相得請以宮祠歸自後累有言章論列臣輔相無狀措置車謬等事屢貽譴責罪釁實深不敢自辯今

蒙朝廷滌洗錄用委以重寄內有所言事件與今來差遣相妨者若不披露肝胆控告君父力賜辯明則臣豈敢安心職事以圖犬馬之報謹具于左

一臣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左僕射職事蒙恩除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便欲歸常州無錫縣居住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部下叛兵自秀州作患迤邐由蘇常前來即僱客舟由大江內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臣弟從事郎綸在無錫縣與知縣敏

漸商議說喻叛兵不曾焚毀邑屋臣是時方到鎮江
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臣遣弟迎賊傾家贖犒
制緋中數千頃以與之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
居住行又言者至引漢棄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
實其事臣不勝惶懼隕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
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楊華劉忠富進
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萬餘少者亦數萬人跨
據州縣遞相屠掠其餘盜賊千百為羣不可勝計
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委使朝綏

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辨明于今來職事實有
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一臣自建炎二年謫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
門猶省不見賓客惟修香火之緣誦讀佛書仰祝
睿筭以致臣子奉報德之誠至于世故百念灰
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臣資囊人士上書詆訐朝
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
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宮安置萬安軍臣
不勝惶懼隕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慰荆湖廣四路

當盜賊猖獗民力凋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確休戚利害而力行之庶几豪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于今來職事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謹具奏聞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臣李綱謹奏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知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

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徒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祇佩寵光彌深感涕臣綱謝中伏念臣一介庸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下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于蛟鱓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茲命帥以摠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北苑之靈芽捐疾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誕敷穆如詩風之慰心恍若沉疴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蓋使過黃帝陛下聖德臣躋神心天運公生

明而忠邪自辨道弓久而是非自明故于起廢之間
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聖
懷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蒸黎俾
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章稱謝以開
已受告命再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昨于二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差使臣齋到告
命一道除臣前件職名差遣臣以疾患未敢祇受牒
送福州軍資庫寄納具奏狀辭免見命交付差來使

臣齋赴行在投進今月初九日承尚書省劄子四月
七日奉聖旨令八內內侍省差內侍宮一員前去敦
遣疾速起發赴任乃賜茶藥銀合續于初十日入內
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到臣居住降賜傳宣撫問
臣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已力疾祇受告命
望闕謝恩訖重念臣學術空疎智識淺短徒以孤忠
誤蒙知恩當陛下龍飛之初首膺考爰之選迂拙寡
與自取顛躋夙怨造謗必欲置之死地仰賴聖慈洞
照誣枉終始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天地大

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今者又蒙卷獎棄瑕錄用加以秘殿隆名委以四路重寄俯頒溫詔體意便蕃衰頽顧臣何人可以雷此竊緣臣積年憂患之餘血氣早衰心志凋耗自去歲以來又感痺濕得腰脚重腿之疾行步艱難深恐搃戎討賊拊循疲民措置失宜有誤國事雖仰迫天威不敢不黽勉就職進退維谷夙夜靡遑伏望皇帝陛下聖慈察臣區區懇悃非敢托疾辭難避事特降睿旨檢臣前所其奏許令罷免依舊宮祠追還成命以安愚分子冒天聽無任戰越恐

懼之至臣現擇日開司進發上道迤邐前去建昌軍以乘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右臣契勘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撫多以見任宰相執政官充使韓琦范仲淹等皆嘗為之近來知樞密院張浚宣撫陝西四川叅知政事孟庾宣撫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皆現任執政無可議者如臣蒙恩起于閑廢之中使守蕃方亦帶四路宣撫之名實為叨冒無孟庾已充南路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韓

世忠副之朝廷付以重兵委之平殄郡寇又除臣宣撫荆湖事體宣疊實有相妨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銀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稽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軍馬別州縣官吏行移措置皆有妨礙兩司差既疑于任事朝廷亦雖以責成乞自朝廷將兩司職事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庶几不至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據統制官任仕安劄子契勘任安所統軍馬元有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共為一軍劄二千八百餘人承宣撫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于辛企宗下揀運精銳共成三千人付仕安存留福建路彈壓未曾揀選間蒙宣撫司就差陳照馬準于南荊州駐劄續于三月初五日准宣撫司劄子備奉聖旨改差仕安帶所部軍馬隨逐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前去潭州之任其陳照馬準亦是任安所部之數迫承福建路安撫使將陳照馬準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別作一別申乞

存留福建朝廷不見得係任安所部之數已依所乞
竊緣陳照馬準下人馬皆是任安使喚慣熟之人如
撥留福建仕安所部人兵現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
顯是單少不成軍伍今來朝廷已差申世景下軍馬
前來福建近已入境欲乞申明朝廷將陳照馬準下
人馬依舊撥還仕安軍申部領隨逐荆湖廣南宣撫
使司前去度得合成一軍討捕賊盜不致誤事尋牒
福建路安撫司會問因依據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
使程邁公文四月初二日準樞密院紹興二年三月

二十七日劄子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奏契勘本路事
平之初人情未安生計未備兼建劍之民素多兇悍
乍得放散歸業未肯甘心隴畝竊慮依前嘯聚乞存
留馬準陳照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及別無道統制
官彈壓乞別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前陳來通陳照馬
準下人兵共作三千人于上四州軍屯泊右奉聖旨令
武功大夫神威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
去福州駐劄彈壓并已差陳照馬準軍馬並聽福建
路安撫使節制又准樞密院四月二日劄子樞密院

奏勘會已降指揮令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契勘申世景奉部止是一千二百餘人竊慮數少緩急不足使喚右奉聖旨令軍德宗帶領本將官兵隨申世景人馬前去福州駐劄權隸申世景下使喚候到本州並聽安撫使節制者右臣契勘任仕安下元係統領官一員陳照馬準李建共計人兵二千八百餘人合成一軍並是仕安所部昨降指揮同存留福建路聽安撫使節制分撥仕安李建在建州駐劄陳照馬準在南劍州駐劄

二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除臣節制湖北等路宣撫使能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人馬八百餘人隨逐前來之任續准尚書省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令李綱將帶高舉一項人馬前去潭州之任竊慮韓世忠下缺人使喚奉聖旨改差任仕安將帶所部人馬隨逐前去其高舉一項依舊聽韓世忠使喚省劄既到之後福建路安撫使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人兵別作一項陳乞存留福建並不申說元係任仕安所部軍馬致朝廷不見得前項事因已依所乞存

留其統領官陳照下計七百八十六人馬準下計七百一十四人餘除兩項存留外任仕安李建共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分撥部伍不行今來朝廷已再差申世景單德忠兩項軍馬約二千餘人前來福建伏望聖慈特旨睿旨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依舊撥還任仕安所部庶几稍成軍容實係國體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總率大軍自温州起

發迤邐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令來新除制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道路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奏已降指揮相度由汀州道就令撫之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勘會自福州至潭州若由建昌虔吉入衡州前去約三十餘程若由汀道廣南前去須由梅循惠廣瑞康封梧韶賀等州皆烟瘴深處約九十餘程實為非便今相度欲自江西建昌虔吉前去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

大兵自不相妨兼速至潭州本任可以措置本路職事如朝廷欲令臣光到廣東撫定州縣即由建昌軍虔吉州南安南雄英韶廣等州亦可前去但道路迂遠卒未有到潭州之期又緣英韶循惠等州目今易有盜賊頭項不一衆數浩瀚曹成十數萬人現在連賀等州作禍正阻湖南潭州之路臣若取道廣南撫定諸州非得重兵不可以行今來止有撥到任任安一項人兵僅止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須俟畫一奏狀內踏雜諸項人兵差到齊足乃可前去伏望聖

慈特賜鑒察處分施行

示大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差務撥兵將會合討捕

曹成奏狀

右臣據荆湖南路提別司桂陽監申曹成一項賊馬約有可戰兵三萬餘人別有占巢打食人約六萬餘人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于今年三月內已離道州侵犯廣南賀州又據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知潭州兼權湖南路安撫總督岳飛申已將帶所部軍馬統率吳全韓京吳錫等兵前去道州措置曹成契勘臣

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
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所有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
兵現在本路並合聽臣節制已劄下岳飛統率逐項
軍馬疾速前去道賀州以來措置招捕及差使臣齋
送朝廷降到勅榜黃旗金字旗牌等付岳飛軍中令
相度事勢如曹成有改過自新伏招納之意即差曉
事文武官各一負齋前件旗榜等前去說諭禍福開
示大信特與招納揀選精銳強壯人結成隊伍分隸
諸將聽候使喚不堪披帶可以執役之人刺填諸州

廂軍老弱患病及不願充軍之人給與公據放散內
有係西北無業可歸之人並分隸諸州居住將係官
荒廢戶絕田土量度給與耕種務令得所如不伏招
納依舊作禍即會合廣西安撫使措置掩殺亦已劄
下廣西安撫使照應施行竊緣曹成一項賊馬萬眾
浩瀚岳飛等兵人數不敵非得福建江西荆湖宣撫
使司差兵將去協力討捕竊慮淹延為二廣之患緣
賀州係廣南西路伏望聖慈特降明旨福建江西荆
湖宣撫司令不拘路分差兵將前去會合招捕施行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右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節
文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
節制契勘岳飛一項軍馬八千餘人元在洪州駐劄
聽江西安撫大使節制朝廷近差權潭州現將帶本
部軍馬在湖南道路措置曹成依近降聖旨指揮合
聽臣節制韓京一項人馬一千餘人元在衡州駐劄
吳錫一項軍馬一千五百餘人元在彬州駐劄並聽
湖廣安撫使司節制現帶所部軍馬隨逐岳飛前去

道州吳全一項軍馬八百餘人亦係自江西隨岳飛
前去道州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已下逐官知照外
竊緣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目今盜賊頭項衆多內
曹成一項賊馬已侵犯廣南東西路連賀等州非壓
以重兵勢難招捕將來盜賊平定之後亦須屯駐軍
馬控扼要害之地庶几強敵不敢窺覷今來逐項軍
馬雖合聽臣節制竊慮它司陳乞得旨臨時難以占
留有誤天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不許諸處抽差今
臣得以專一拊循訓練緩急之際可以倚伏不致缺

誤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五終



